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五十三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主簿薛寶校正

○律歷門

律呂類

昔者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還相為宮以應十二月之律此律之正也至於周禮九變之樂宮商徵羽之法考之七始之次序乃雜然而不同也周禮之變為人思而作人以情相合大呂大蔟應鍾律之相合者也將以致人思則安得以和生之正體而必其同歟音律之用自是而變益不窮掌者於是求為法以通之京房之六十律通十二律之法也房受學於焦延壽既以律呂之本術而相生始於黃鍾極於中呂然後又立執始去滅南事之名以畢之其為術亦精矣五音之叙宮商必濁徵羽

必清正也然律呂之用或相配而成或相反而生其清濁豈得獨有定體耶黃鍾之宮在十始之次則太蔟為商而濁在九變之序則太蔟為徵而清可疑也五音之宮商角為徵徵羽為變固也然五聲之作其配則金木水火土其象則君臣民事物臣與民不可變變者君與事而已是故有變宮變徵而無變商角羽何分之瀆哉若所謂積黍為律之制此又古人定律之法後世學者紛紛於短長廣狹之辨而不一也古者因一稃二米之黍以起數田一黍之多積而到於律度量衡皆以黍而定後世之黍未必皆與古同學者之法不生於自悟之心而責諸不同之黍其惑亦宜矣要之公孫崇之以長累寸耶李照之以橫累寸耶李照之以橫累尺也劉芳之以廣積分即胡瑗之以橫累尺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安得以不求法於心以斷之哉（陸喆老榮）○律定於尺樂主於音音生於律律定於尺尺成於黍黍既不具尺亦不定尺無所準律亦自差若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司馬遷黃鍾之律八寸七分之一太蔟七寸七分之二林鍾五十七分之四應鍾四寸二分

之三班固司馬彪說黃鍾長九寸聲最濁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應
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強聲最清蔡邕鄭元杜夔荀勗等所論尺有損益
而黃鍾之宮要以九寸為定始荀勗當武帝泰始中校太樂八音不和
知漢到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
尺也後汲冢得古周時五律及纏磬與新律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
故鍾吹勉律以命之其聲皆應時人稱其精密條編古○樂有所謂本中
聲者樂之本亦有所謂末器者樂之末也秉本以正末若挈裘振領之
易也就末以濟本猶治絲而棼之也先王之作樂豈徒事其干戚羽旄
鍾磬管籥綴兆疾徐以為世俗觀美哉探天地之至賾敉陰陽之妙差
得所謂中聲者黃鍾之宮也楊子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禮曰量
聲中黃鍾之宮月令曰律中黃鍾之宮則黃鍾信乎其為樂本也黃鍾
以一生三以三而生九九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其管所以九寸而餘律
自此生也楊雄之作太元也以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
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而其音之辭則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

信乎無不在其中是則元之文高極蒼天深入黃泉大也包眇纖也企
戚良由求黃鍾之法而創為方州部家也夫得黃鍾之法猶足以草元
又況以是而制作烏不足以考中聲哉黃帝之雲門顓帝之五莖帝
嚳之六英堯之咸池舜之簫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武之大武成王之
大酌樂名雖異其中聲之和未始不本於黃鍾也是以奏之圜丘則神
明降用之方澤則地祇昇搏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來
翔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也三代而下號為傳識之士相與論撰定次
多矣由漢已來則有京房六十律由唐以來則有祖孝孫之八十四調
因而轉相相述又從而損益高下之其間祖意決著胥聽之論無所考
者類皆棄經任傳徒紛紜為此贅疣也彼烏知所謂中聲哉古語有曰
黃鍾委棄瓦釜雷鳴吾知殆為此曹設也夫欲樂之聲清不太輕濁不
太重高不至於揚下不至於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當以黃鍾之中聲
求之也三山疑難要折○前漢之所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周景王時鑄
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

於十六一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
滯也三曰姑洗所以羞絜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居之人
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歌詠則平民無二也六曰無射所以宣有
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也為之無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無間大呂
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
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
俾應復也皆所以述時氣效節物也。五音尊卑清濁月令孟春其音
角注云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正義曰凡數多者濁
數少者清今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角數
六十四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既尊者為濁卑者為清民則
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是尊卑之中故云民之象也案樂記及律歷志
云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羽屬北方其數少所以黃鍾
在子其數多者冬時凝寒之氣在於地土水又清輕羽既稟寒氣又象
水聲故其數少冬至陽氣伏於地下溫積土中黃鍾含藏陽氣又象土

聲故其數多各自為義不相須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者宮主土土聲濁其數多故主君商主金金聲稍重其數稍多故為臣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為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稍少故為事事謂人之所營事務也羽主水水聲極輕其數最少故為物也物謂人之所用財物也月令季夏之末云中央土其音宮正義云案律歷志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君之象春三月其音皆角夏三月其音皆徵秋三月其音皆商冬三月其音皆羽

八音本五聲說

心感於內情形於外而單出者樂之聲也曲折成篇交錯成文而雜出者樂之音也樂發聲則中之為宮章之為商觸之為角祉之為徵宇之為羽此五聲原於五行也五方於器則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此八音所以遂八風也大司樂曰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傳曰五聲和八音諧而樂聲此五聲八音而成之者也然五聲者八音所從出也故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

尚徵而無清濁之常葦木一聲而無清濁之變其說以謂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以成樂也是則知音必自聲始故曰不知音者不可與言聲不知聲者不可言樂按書曰聲依永律和聲繼之以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音本於聲者明矣三山要會

律呂相生

京房易云十二律得位者生五子失位有生三子不失不得生四子五律得位各生五子謂黃鍾太蔟姑洗林鍾南呂也五五二十五并五凡三十也夫位者生三子亦五半謂大呂夾鍾中呂夷則無射三五十五并本五凡二十二十就三十合成五十也不得不失者生四子謂蕤賓黃鍾也二四為八并本二為十也十就五十八為六十也言其得位者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失位者謂以陽居陰以陰居陽不失不得者處陰陽交際之間也又黃鍾大蔟等七律各統一日自為宮其餘五十三律隨所生日六七等為其日之宮則周一期日數如京房所述然其所生者則黃鍾生色育執始大臣生分否陵陰之類是也其上三分益一

下生三分呂一管漢書律歷志云禮記正義。續通典云漢書所載律呂生
皆一上一下起黃鍾九寸為首展轉生之修於仲呂得十二律所云下
生者謂長管生短管也所謂上生者謂短管生長管也皆云三分其管
而損益之應下生者損其一分應上生者益其一分各得其所生之管
長短之數是則損常為短益常為長也假如黃鍾九寸之管分作三分
每分合有三寸計九寸除其三分自然合成六寸即得六月林鍾之管
謂之下生也如以林鍾六寸之管分作三分即三分合有二寸即此之
數加於六寸之上自然合成八寸即得正月大蔟之管謂之上生也盡
十二管其例一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然則准黃鍾林鍾大蔟三管各
得全寸之分餘外九管則有微分之數中三分損益自然之所致也據
漢志又司馬遷等本法皆三分十月應鍾益一上生五月蕤賓主一下
生十二月大呂若用此法則大呂之管惟長四寸有奇此是漢志一上
一下之法而京房等遂從五月蕤賓又重上生十二月大呂緣此大呂
夾鍾仲呂三管各於漢志本數之上三分益一以為生於是六呂之管

添長八寸有奇夾鍾之管添長七寸有竒仲呂之管添長六寸有竒餘之九律並依漢志不改所以㽔賓本合下生大呂而遂改為上生因與應鍾重生上也緣大呂一管改作上生所以自大呂以下相生咸易漢志上下之號故大呂本合上生夷則而遂改為下生也夷則本合下生夾鍾而遂改易上生也夾鍾本合上生無射遂改而為下生也無射本合下生仲呂而遂改作上生也按晉書律曆志云禮音之體務在和損益則加倍損則減半其於本音常為無爽然則言上生下生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㽔賓重一生者通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謹案晉書此說猶未盡其義何者既云其於本音常為無爽何更云非相生之正耶按所以㽔賓重上生大呂者亦不獨在取聲和聲及吹候之用也其本意盖取排管餘殺欲使一例均同耳

律呂相生之數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鄭元注云宮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十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之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

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蔟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
三分益益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
又三分寸之一為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
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一為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生
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變徵自此以後則隨月而變所謂還相為宮塲三
指南

聲律生於日辰

揚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取法於五行十二辰之義也聲生於日
日有五故聲亦有五日謂甲己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
癸為宮是五行合為五日五音之聲生於日也律生於辰者十二律出
於十二辰子為黃鍾之類是也

律呂傳後之說

唐禮樂志云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
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為聲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

而造律者以黍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
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
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
有時而弊而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
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為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
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短多少輕重以相參攷
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形而必弊聲藏
於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作
者雖去聖人於千萬歲後無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終始而憂世
之慮深其多為之法而丁寧纖悉可謂至矣三代既亡禮樂失其本至
其聲器有司之守亦以散亡自漢以來歷代莫不有樂作者各因其所
舉雖清濁高下時有不同然不能出於法數至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
以接人神之歡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則名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
本其風俗之所由

黃鍾之宮

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正義云黃鍾之宮於諸宮爲長季夏土王其聲最重謂土之聲氣應此黃鍾之宮聲非黃鍾一聲也黃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鍾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鍾之宮聲以應之耳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寔不用候氣也是以此項注云季夏氣到則黃鍾之宮應直言律中黃鍾之宮不言律應者明謂中央土聲與黃鍾爲宮音相應非爲氣應也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按六月林鍾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以以黃鍾半聲相應乎其說判也不云黃鍾律最長而云黃鍾之宮最長者謂黃鍾宮聲於諸呂雖長故云之宮也。禮記正義曰國語云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按彼注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作事宣徧黃鍾象氣伏地物始萌所以徧

養六氣九功之德若施於人六情正德天德利用地德厚生人德也

變宮變徵說

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何也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子者法變號令之所自出也宮故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成庶務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此其所以無變也君總萬務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

鍾律

月令注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律中者中猶應也孟春氣到則太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正義云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角律同處其大蔟夾鍾六律六呂等皆是候氣管名又計太蔟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為鍾名曰太蔟之鍾元生於太蔟之律是律在於前鍾生於後故律曆志云黃帝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

雄鳴則為六律雌鳴為六呂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為太蔟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律非也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又陰律利同言與陽同也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有二月皆稱律中也

律管

按司農注周禮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為之按律歷志量者籥合升本之黃鍾之籥而五量加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黃鍾以此準之故知用銅也司農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非也律歷謂之吹灰者蔡邕云以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案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百管通也熊氏云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理之取蘆莩燒之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到則吹灰動縠矣

律空

圍九分凡律空圍九分者以黃鍾為諸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為限孟康云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遂管長短然

則分寸之數不可定故鄭氏皆以爲圜九分也

九數

鄭氏注周禮保氏九數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禮記正義云九數之名書本多誤儒者所解方田一粟米四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贏不足八旁要九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内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即與舊數差分也去舊數旁要而以曰股替之爲漢之九數即今之九章也馬融子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一篇未知所出今依鄭司農注周禮之數餘並不取禮記正義。

度量權衡書乃同律度量衡三代式遵斯制秦滅學之後紛綸莫定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唯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

中者㸃子比方比方謂累黍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黃鍾九寸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一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謂五則也位於北方太陰為智為水水曰潤下智者謀謀而深故為權北方之義也大小有準輕重有數各應其象五權謹矣度以黍起亦以絲起隋志曰孫子筭法云蠶所生吐絲為忽十忽為杪十杪為毫十毫為氂十氂為分此皆起度之源

斛數乘首稱

儀禮聘礼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色縷反十藪曰秉秉十六斛為江淮之間量名有為藪

者今文藪為愈二百四十斗謂一車之禾秉有五藪四秉曰莒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莒音才竹反者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莒毛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十莒曰稯總十稯曰秅秅四百秉為一秅一車之禾三稯為千二百秉三百莒三十稯也

王制言古尺

周尺玉人職云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為尺也王制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為尺也或言周尺八寸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為尺八尺為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為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以此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為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為今之一百步則合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曰二十五里今王制乃曰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與此不相應者盖六國時變亂法變經文殺亂不可用也禮記正義。周有十寸之尺有八寸之尺家語曰布指世寸布手知尺投壺記曰籌空中五扶堂上七扶

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曰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為膚按指為寸扶即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曆志曰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尺寸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於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此皆為尺也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六尺四寸乃八尺爾此八寸尺之證也隋書所載歷代之尺至有一十五種蓋古尺既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陳禮書

造曆之旨

太史公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

兵之偃而言漢文帝尤加詳焉既曰陳武請伐朝鮮而文帝以謂願且臨邊設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雞鳴狗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到市廛遊遨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旨者也何則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律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音律之為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音律之為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三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殆謂是歟

後周正律

唐製十二和樂合四十曲八十四調又有九功九德之舞開元中更造三和樂郊廟元會冊命大禮則用之自漁陽入寇樂工散亡樂音不嗣

周世宗留意雅樂特王朴竇儼俱號知音顯德中命朴儼考正八音為一代之樂朴乃以古黍黒之法以審其度造成律律以定六律六呂旋

祖為宮之義續通典

宋朝考正音律

五代之亂禮樂之制寂然無聞太祖雖在兵革之間注意於禮樂之內故和峴之徒因周人舊樂創為一代之制其為典則有龍安高安之異其為舞則有文德武德之殊用之宗廟而交神人之慶也以至太宗增琴阮之制真宗新隨月之律厥後李照參攷和峴之徒而一鍾之所或近於大簇峴遂改造而調又高則是和峴失之於清而李照失之於濁也於是又制神龜紫芝甘露嘉禾玉兎之歌謂之五瑞又假律鑄十二鍾設黃鍾大呂大簇夾鍾以附四清聲之次以奏朝會登歌此其所以有雅鄭之異也。皇祐中仁宗祀明堂遂銳意樂律詔訪天下通知音律之士而胡瑗阮逸之徒相繼而起瑗以上黨之黍考正鍾律而鍾之不合於古制者三磬之不合於古制者十莫不按古樂為之仁宗遂造七均十二律造乾安之曲制化俗古文威功睿德之舞與夫大善大寧大順太慶大定大盛大明之舞相間之郊廟明堂故一代之典雖新大

備蓋由先和民心後正律呂而然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三

前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曆數門

曆類

曆數之起尚矣伏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皇帝迎日推筴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筭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徵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曆洎于少昊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實為曆正元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顓帝則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以為元是為曆宗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西漢志 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夏至太康羲和廢職唐一行曰湯作商曆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又曰商曆得庚寅一分周曆得巳丑二分武王訪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故自商周成正曆紀以應天道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故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曆以為在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而惟蟄虫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數五伯之末史官所紀惟有黃帝顓帝夏商周及魯曆秦兼天下用顓帝曆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尚黑前漢志。後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漢初因之

漢興曆凡五變初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帝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又覩其真而海朔月見弦望滿虧多少是蒼傳曰蒼為計相善算曆以高祖十月始皇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尚黑如故漢初言曆者本張蒼迨文帝詔公孫臣立土德時曆制度蒼由此絀著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此漢初用

顓帝曆也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言歷紀
壞廢宜改正朔上與倪寬等議曰推傳序文則今夏之時也其以七年
為元年於是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乃以前
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
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即牽牛也太歲在子已得太歲初
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筭顓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
太初曆乃選鄧平等及與民間治曆二十餘人唐都洛下閎與焉部分
天部而閎運筭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
之分也故黃鍾紀先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
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筭如閎平法名曰陽曆元朔月生陰曆
朔而後月乃生乃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罷廢尤疏遠者十
七家復使淳于陵渠覆太初曆晦朔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
珠遂用鄧平曆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也張壽王言黃帝調律曆漢元
年以來用之今不調宜更曆之過也詔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請與

厤光等雜候鈞校諸曆詔雜候上林清臺課曆疏密凡十一家壽王課疏遠壽王所治乃殷曆[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後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徐萬且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壽王李信治皇帝調曆皆疏闊壽王又妄言太初虛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竟以下吏曆之本驗在於天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蔡邕曰太初用丁丑唐一行亦曰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東都李洪難張衡曰太初多一月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疏闊不可復用衛亦為家近邊詔曰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此曆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知祕竅述者得切真說[武帝]太初曆也[孝成]世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子歆究其微妙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要密其曆曰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以易窮則變之數為閏法以參天九數天終兩地十數地終為會數以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即易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也為朔望之會是為會月以會

數乘之冒於朔旦冬至也章月至日同朔謂之章閏月是為統歲三統為元歲又曰夏數得
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三統也黃鍾為天統始施於子半為天正林鍾
為地統受於丑初而畢於辰也天地生物自十二月至三月畢為地正大簇為人統受
於寅初而成於申為人功自正月至七月畢故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夏正月朔地以
甲辰商正月朔人以甲申周正月朔蓋仲李迭用事為統首邊韶曰歆驗之春秋參以易道唐一行曰
三統曆以己卯為堯商之歲非也今三統曆自太初至開元朔後天三日數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之失益甚焉班固謂其要密著于漢志
且贊曰三統曆謂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然歆之曆追攷春秋所書三十六食僅得其一故杜預攷古今十曆以驗春秋乃知
三統之最疎此劉歆三統曆也以上並西漢志後漢志曰自太初元年開三統曆施
行百餘年曆稍後天朔先曆朔或在晦月建武中朱浮許淑等言曆不
正當改天下初定未遑至永平中詔楊岑課弦望官曆皆失復令張盛
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始頗施
行是時盛防未明曆元但用弦望而已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章
帝知其錯繆故召治曆編訢李梵詔改行四分曆而訢梵亢以為元首
十一月當先大帝使賈逵問衛承李崇等以為月當先小劾無拘曆已

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曆遂定永元中復以九道法候弦望無差安帝
延光中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梁豐言當復太初詔公卿施延等議太初
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元和改從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
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李洪議四分曆起圖讖最正不宜易
甲寅元多失未可取正上納其言順帝漢安二年邊韶上言章帝以保
乾圖三百年斗曆改憲之文就用四分以庚申為元無明文按弦望足
以知之淮百官議虞恭帝訢等言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曆可
成四分曆仲紀之元起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止四十五歲歲在乙
未曆度與天相應不可復尚君更三聖光武創之孝明做之章帝行之其元則上統開
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奏可靈帝熹平中馮光陳晃言曆元不
正蔡邕議曰太初曆行百八十九歲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
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及用四分以來弦之行度密於太初是新元效
於今日者也光晃以陰陽不和盜賊之興皆元之咎誠壓妄造勘劾之
四分曆僅七十餘年而已謬蓋泥曆元初專限三百年斗曆改憲之文是以斗分太多揆諸月行遂疏闊較之天度歲三百年而餘一日積世

不誤劉洪何承天能指言其失則疎太甚此東都四分曆也以上東漢志永光中宗紲上書正月
十六日月當食而四分曆以二月詔行紲法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
月先曆食者十六事於是差矣洪作七曜術時孫誠言繼法當改洪奏
宜用誠術遂用洪等施行誠術晉志曰靈帝光和中洪攷古今曆法言
其進退之行知四分曆疎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一百四十五分
為斗分而造乾象曆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依
易立數名為乾象曆又制日行月行黃道赤道之度法轉精密矣獻帝
建安中鄭元受其法又加注釋焉自黃初後改曆者皆斟酌乾象洪術
遂為後代推步之表此劉洪乾象曆也宋何承天曰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誤劉歆三統又疎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為六元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

<table><tr><td>魏文帝</td></tr></table>黃初中高堂隆議曆數改華韓翊以為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
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統法千二百五為斗分其後陳
群奏翊首建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更相是非無時而決徐岳議
劉洪以曆後天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己丑實精密可長

行今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岳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黄初一近翊術自踈又楊偉言韓翊據劉洪之術知貴其術而棄其論至明帝景初元年楊偉改造景初曆欲以大呂之月為歲首建子之月為曆初遂以建丑之月為正改其年三月為孟夏三年正月復用夏正晉羲岦曰古曆斗分強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通於古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不及其次唐一行日韓翊楊偉更造新術而皆依讖緯三百歲改憲之文攷經之合朔多中枝傳之南至則否說齋曰翊創於前偉繼於後咸遵劉洪之議未及誤之深妙蓋二晉皆寫子模毋終不過洪之術也蜀仍漢四分曆吴王蕃以劉洪術制儀象及論故吴用乾象曆此魏黄初景初曆也

晉武帝因魏之景初曆改名泰始曆自泰始十年上元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于星紀為正曆其預又著春秋長曆及論武帝咸平中李脩卜顯依預論為術名乾度曆表上之時尚書史官以乾度與泰始參校古今注記乾度曆殊勝泰始曆上勝官曆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

元帝渡江更以乾象五星法代楊偉曆穆帝永初八年正朔造通曆以甲子為上元說齋曰因其上元為開闢之始其說畧見於晉史其敘不用於日官莫可攷也其後武帝太元中

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其畧曰治曆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紀一失其本四時變移自羲皇暨漢魏各自制曆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著日食之變凡三十六其朔晦不知用何曆班固以為春秋用魯曆魯曆不正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春秋置閏不與此蔀相符命曆序曰孔子為春秋之故退修商之故曆故其數事傳於後世則是春秋用商曆並晉志 ○ [晉]之曆有五曰泰始曰乾度曰乾象曰通曆曰三紀甲子然終晉之世止用泰始而餘曆不果施行

[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泰始曆為永初曆[文帝]元嘉二十二年何承天撰元嘉新曆刻漏改二十五箭以日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冬至日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以校二至差三百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四度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晉]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

所上推月頻三大頻二小此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可又元嘉十
四年河西王牧犍遣使獻河西趙歐所撰甲寅元曆通鑑自宋迄齊相仍
用元嘉曆梁武初興因循齊舊天監中因祖常進甲子元曆令太史候
新舊二曆氣朔交會及七曜行度新曆密舊曆疎乃更用祖常所造甲
子元曆又名大明曆至大同十年詔太史虞氏更造新曆以甲子為元未及
施用而遭侯景之亂陳氏亦用祖仲之曆隋志○南朝之曆曰永初曰元嘉曰甲寅元曰甲子元曰
大同新曆然甲寅元大同二曆不用永初曆又復用普四朝所用者元嘉甲子元二曆而○
北朝元魏大武時崔浩上表言自秦始書而漢以來妄造曆術者十餘
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宜改誤曆術者以
從天遊曰五寅元曆其後浩以國書之禍坐誅終魏之世惟用元始正
光二曆而五寅元不果行也浩傳初魏入中原但得景初曆世祖克沮渠
氏得趙歐元始曆時人以為密高宗興安元年始行之世宗以元始曆
寖疎命更造新曆至肅宗正光中崔光取張龍翔等九家所上曆候驗
得失合為一曆以甲子為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曆宋[illegible]詞 又有信都

爭因祖常之法私撰靈憲曆筭月頻大頻小食必有朔證據甚明每云何承天亦用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其法亦莫敢也及東魏興和元年以正元曆浸差命李業興更加修正以甲子為元號曰興光曆西魏入關尚行興光曆法

北齊顯祖天保元年命宋景業造天保曆行之而董峻鄭元偉立議非之又與劉孝孫張孟賓二人同上甲寅元曆後周明帝武定元年始造周曆於是胡克遜庾李才及諸日者採祖常舊議通簡南北之術然周齊並時而曆差一日頗覩其謬故正光廢而天和作矣天和曆上於甄鸞其後大象年間太史馬顯等上景德元曆即行之時隋高祖輔周欲以符命曜天下道士張賓知上意乃自言星曆有代謝之證乃更造新曆（又名己巳元曆）何承天法微加增損行於開皇之四年賓曆既行劉孝孫劉焯並稱其失所駁六條十七年張胄元註日日影短長群臣咸以胄元為密乃行胄元所造曆劉焯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曆又名甲子元更有增損迄于義寧（並隋志○北朝之曆曰五寅元曰元始曰正光曰靈憲改元魏之曆也曰興光曰天保曰甲寅元此東魏高齊）

之曆也曰天和曰景寅元曰巳巳元曰皇極此後世淸氏之曆也言曆者不一行之數十年輙復差謬故南朝之曆則以何承天為宗而北朝則依趙毆祖冲之以為議此南北曆之大旨也

【唐志曰】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八改初曰戊寅元曆蓋【高祖】傅仁均所造也用於武德之二年閱明年而月蝕比不驗明年詔祖孝孫等考定乃畧云其疏闊者其後崔善為李淳風復更定其數十條淳風又言仁均減除稍多定朔遂差二刻其二曰麟德甲子元曆【高宗】時李淳風作也戊寅曆推步既踈淳風乃增損劉焯皇極曆作是曆古曆有章蔀紀元有日分度參差不齊淳風為總法千三百四十以一之損益中晷術以考日至為本渾圖以測黃道當時以為密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曆參行其三曰開元大衍曆僧一行所作也開元九年麟德曆書日蝕比不效詔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本志曰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作者皆依放而已切考其詳本於天地之二中始於冬至之中氣以晦朔

定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
四氣其原皆出於易自春秋以來至開元十二年冬夏凡二十一事戊
寅曆得十六麟德曆得二十三而開元得二十四用此例以校古今之
薄蝕五星之變差而開元曆課皆第一然開元十二年七月朔十三年
十二月朔於曆當蝕而皆不蝕杜預有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
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蝕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是也若因開
元二蝕曲變交限而從則差者益多矣肅宗時山人韓穎言大衍或誤
穎乃增損其術更名曰至德曆其四曰寶應五紀曆司天郭獻之等所
上也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
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舊術上元七曜起赤道虛四度帝
為製序題曰五紀曆其與大衍小異者九事而已其五曰建中正元曆
司天徐承嗣所上也德宗時五紀曆氣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
衍差率頗異徐承嗣等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曆上元七曜赤道虛四
度建中四年曆成名曰正元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晷漏交會悉如五

紀法其六日元和觀象曆司天徐昂所上也憲宗元和二年用之然無章蔀之數至於察斂啓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其七日長慶宣明曆穆宗即位以爲累世纘緒必更曆紀乃召日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上言七曜起赤道虛九度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則稍增損之更立新度以步五星其八日景福崇元曆邊岡所造也昭宗時宣明曆施行已久數亦漸差邊岡用筭巧能馳騁反覆于乘除間雖籌策便易而寘於本原用唐志修一行曆議曰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各有合所以神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辰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爲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爲五材成數五十爲大衍之母蓍數之變九六皆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十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六十是爲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

五代初用唐崇元曆而晉高祖時馬重績治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為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行之五年輒差而復崇元曆周廣順中博士王處訥私撰明元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時大畧如此而調元曆法既非古明元又藏其家萬分止行民間其法既不足紀而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矣周世宗內修法度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歲餘朴奏曰自唐季以來亂日失天陛下攷古道舉墜典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疾遲以推星考黃道之邪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乃以一篇步日一篇步月一篇步星以卦氣滅沒為下篇都四篇曆經一卷曆十一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為欽天曆世宗加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為始顯德欽天曆行

自前諸曆並廢用五代曆修王朴曆成王處訥謂之曰此曆可且行久則差矣既而果然宋興乃命處訥正之

國朝建隆二年以王朴欽天曆時刻差繆命有司重加研覈四年王處訥上新曆號應天曆此國朝曆法之始也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曆置閏有差詔吳昭素等各造新曆而昭素曆頗精密賜號乾元此曆之一變也其後朔望有差真宗咸平四年史序王熙元獻新曆更名儀天此曆之再變也始熙元等上儀天曆趙昭逸請覆之而不從後二歲而曆果差昭逸言其熒惑度數稍繆復推驗之果如其說後以星躔差仁宗天聖中司天監後上新曆賜名崇天晏殊為序准曆之三變也英宗初司天言崇天曆五星之行及諸氣節有差又以日蝕差詔周琮等各造新曆以范鎮詳定惟琮曆最密乃用之號明天曆此曆之四變也初右道言琮曆不可用至神宗熙寧中月食東方與曆不叶詔曆官雜候時有言衛朴通曆法召朴至朴言其失在置元不當詔朴攺造朴以已學為之視明天曆朔減二刻曆成行之沈括上之號奉天曆此曆之五變也九年奉天以日蝕不當詔集曆家攷驗其後有司言奉天有後天之

差有詔改造曆哲宗元祐六年曆成詔以觀天為名此曆之六變也徽宗崇寧三年命姚舜輔造曆名曰占天此曆之七變也未幾而蔡京令舜輔更造用帝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用丙辰日起己卯曆成而名以紀元此曆之八變也紀元立朔既差定朔亦舛日食不驗高宗建炎三年乃改造統元曆元用甲子日起甲子蓋自古造曆多起朔旦甲子夜半冬至繼舜輔用受命年月日之失也此曆之九變也壽皇以統元日食有差於是改造乾道曆又改淳熙曆以四朝志及會要修主上踐祚曆號曰會元

章蔀紀元

攝提遷次黃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極建于中道營于外東漢志

總論

歐陽公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合也（太初以律起數大衍以易起數）然其要在於候天地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形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次而不能無差有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如夫嘗不精密其後多踈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吾嘗因是而觀諸易矣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歷言者蓋事之在天下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修者莫如曆

四朝志曰

自古帝王必先致正曆象蓋將以前民用授人時也然以聖人之智其於天地之理陰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考驗推測無有不盡其至立法何數固宜歷萬世而不忒往往傳之稍久其應輒差何哉天地之幾其妙而不可測者常在於眇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贏縮亦

有時而不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積以歲月則曆之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曆之無差嘗因其差而正之而曆家者流往往各持其說以相矛盾至其議者又從而以私意輕重之漢唐以來曆之所以數變而無一定之說亦有由矣大抵漢曆五變而太初最密唐曆八改而大衍最密宋朝初用欽天曆至太平興國中始更定曆名曰乾元至咸平復改曰儀天天聖曰崇天嘉祐曰明天熙寧曰奉元元祐曰觀天崇寧曰占天後復改曰紀元蓋自乾元以至紀元凡八變法雖不同至於前民用授人時其歸則二矣

辨歲差

自漢改曆之初落下閎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然當時史官攷諸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而閎不知察蓋古之為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月躔之宿一定不移而不知今歲之月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日躔常有不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遂立歲差之法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以百年退一度又反不

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退一度較之二家之曆雖為差
近亦未甚密故唐一行復以大衍之法推之乃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
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迄于今日又不若統天曆之為漸密也大衍
立法謂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徧餘分而日已至為每歲若有
不及之分故一度為三千四十分其所差之分一歲三十有六大積而
至於八十三年則差一度矣然猶未也攷古驗今其實七十九年而退
一度故是堯時之日月在虛一度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又過在斗自牽
牛而退在斗二十六歷斗二十五逓遷而退則在建星矣知歲差之法
則知古今之中星不同可坐而判或者不知歲差之法每以堯典校之
月令至於今日不啻差一次矣求其說而未得遂謂節氣有初中之殊
又謂古以午為中今以未為中是皆自欺之說固不足信蓋嘗攷諸經
史自堯以來至于宋朝冬至日躔各自不同然後知歲差之法固不可
廢大衍曆推帝堯緫紀之端日在虛一度則為火盡昴皆以仲月昏中
合於堯典考諸堯時日之所在冬至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

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在斗十度夏至
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今之統元曆冬至在斗
二度夏至在井十八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自冬至之日黃
道至斗為極南黃道極南之所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又漸退而
北行至於春分正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進而至
夏至黃道至井而極北黃道極北之所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自
夏至後日漸退而至於秋分復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
入酉又退而至於冬至復如初極之於南矣日之出入也北而復南南
而復北者黃道之勢使然也故太元經曰日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
物死正謂是矣月之行天也循黃道內外而東黃道內曰陽曆外曰陰
曆與黃道赤道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月道與黃道相去最遠者六度
日行黃道月行九道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
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康言為九道也然
此特言其大槩爾至五代王朴乃以黃道一周分為九節一節之中分

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斜正之勢無所隱遯明月之行道備於此矣日之行也舒月之行也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速先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休謂之晦其循黃道左右而進也春分弦以東井亦在日之夏至而極北也秋分弦於南斗亦在日之冬至而極南也然不可與月同側景者以月有入陰陽曆之差也故周官有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此也至五星之行其出入夫陰陽之曆大畧與日月不異然其伏見遲留進退前後又各不同當以五緯推步法求之可也渾儀畧說裴胄之問董生曰日常右轉星常左轉大凡不滿三萬年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唐李肇國史補

疑難

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為善在五代則欽天為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

十一為日法四分則用蔀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三大衍則用二千四十歛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為斗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衍又以七百七十九為虛分歛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增損又如此之異何耶泰初諸曆則日為一法度為一法至大衍又合日度為一法泰物諸曆則餘分置於斗分至大衍則餘分置於虛分此又何耶泰初之曆本於鍾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籥而終漢之曆號為最詳開元之曆求乎大衍以四十九分為筭而終唐之世號為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為數則同也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為數則同也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為紀四百四十五為斗分魏文帝時韓翊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二百五為斗分漢之曆或八十一為法魯之曆或以九百四十為筭是非倚數之多門而為數則一也若夫孝昭請臺之候課諸曆法號為得宜而張壽王書乃

以陰陽不調為更曆之過章帝元和之詔用四分曆其法頗密而為光陳晃之論乃以為不合於圖讖此皆不經之言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前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五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曆數門

曆類

古今曆名

調曆黃帝顓帝曆虞曆夏曆殷曆周曆魯曆以上曆謂之古曆皆以四分起數若同六曆則不數虞曆

泰初曆西漢武帝時鄧平所作三統曆西漢末劉歆推說此曆四分曆本古曆法東漢以太初疏闊章帝元和閏用之乾象曆東漢靈帝時劉洪作黃初曆曹魏文帝初韓翊作景初曆曹魏明帝時楊偉作泰始曆即魏景初曆晉武帝改此名正曆西晉武帝時劉智作春秋長曆杜預作乾度曆西晉初年李脩王顯冊杜預曆論作通曆東晉穆帝時王朔之作三紀甲子元曆姚秦姜岌作七曜曆宋何承天表言徐廣有此曆不知作者元嘉曆宋文帝時何承天作大明曆宋孝武時祖冲之作梁曆武帝大同中命虞劚作趙歐曆梁太史趙歐作正光曆北魏孝明宗時崔光合九家曆作興和曆東魏孝靜帝命李業興更修正光曆天保曆北齊文宣帝命宋景業作

甲寅元曆（北齊董峻鄭元偉作）劉孝孫曆（北齊後主時作）張孟賓曆（北齊後主時作）明克讓曆（北周明帝時作）天和曆（北周武帝時甄鸞作）丙寅元曆（北周靜帝時馬顯作）張賓曆（隋文帝初年作）張胄玄曆（隋開皇末年作）皇極曆（隋劉焯作）戊寅元曆（唐高祖初傅仁均作）麟德甲子元曆（唐高祖時李淳風作）經緯曆（唐高宗時瞿曇羅作）光宅曆（武后命瞿曇羅作）乙巳元曆（中宗時南宮說作）開元大衍曆（玄宗時僧一行作）九執曆（來自西域）至德曆（肅宗時韓穎作）寶應五紀曆（代宗詔郭獻之作）建中正元曆（德宗時徐承嗣楊景風作）元和觀象曆（憲宗初年徐昂作）長慶宣明曆（穆宗初詔日官作）景初崇玄曆（昭宗時邊岡等作）符天曆（唐建中時曹士蔿作）調元曆（石晉時馬重績作）明玄曆（五代周太祖時王處訥作）萬分曆（五代時民間有此曆）永昌曆（前蜀王建時胡秀林作）正象曆（亦蜀人作）齊政曆（南唐時陳成勳作）顯德欽天曆（五代至周世宗時王朴作）

○以上五十七曆

立元

黃帝調曆（辛卯）顓帝（乙卯）虞（丙午）夏（丙寅）殷（甲寅）周（丁巳）魯（庚子）太初（丁丑）三統（庚戌）四分（庚申）

乾象（己丑）景初（壬辰）

○以上十二曆立元各不同必始以甲子

正朔之通曆自此曆始甲子為上元祖沖之大明曆自此曆始立論以為僞曆上元必當以甲子曹士
蔿符天曆此曆始不立上元而以近出唐顯宗五年庚申起

起數

古之七曆皆以十九歲為一章有七閏積章月二百三十五。一歲凡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十之一是名月分。一月凡二十九日凡日四十分
日之四百九十九
泰初曆始變古法以八十一為日法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為統法
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
一月凡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其一歲餘則增四分法
多六千一百五十六分日之一故積六十一百五十六年則增多四
分之法之一日。然猶以十九歲為一章
東漢四分曆即古曆耳。
乾象曆始減斗分。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亦猶
以十九歲為一章

【大明曆始破章法】不復以十九歲為一章。乃以三百九十一歲為一章有一百四十四閏積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錐斗分章法盡變古法併日法度法兩者並立則猶無異於古也。日法者約朔周之法。度法者約歲周之法

【麟德甲子元曆】至此曆始併日法度法為一而立總法。總去一千三百四十。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三十八。一月二十九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七百十一

【施用久近】

黃帝至周凡二千四百一十四年而曆止七改（黃帝顓帝夏殷周魯）。漢四百年而曆始改（初用顓帝武帝用太初章帝用四分）。景初一曆自曹魏明帝始盡魏涉兩晉至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始改凡用二百八十。元嘉曆用於宋涉齊至梁凡六十五年。大明曆用於梁終梁訖陳凡八十年。【唐始終三百九十餘年而曆九改】（唐志序云八改及攷志中乃凡九改）戊寅元。麟德甲子元。開元大衍。至德。寶應五紀。建中正

元。元和觀象。長慶宣明。景初崇玄

宋朝方二百六十餘年而曆十餘改

應天。乾天。儀天。崇天。明天。奉天。觀天。占天。紀元。統元。乾道。淳熙。會元。統天。（大抵古曆用之久後世之曆改之頻）

因襲三統襲太初。四分襲古曆一黃初景初俱襲。乾象一張賓依何承天法。張胄玄曆竊劉焯術。戊寅元曆祖術張胄玄稍以劉孝孫術參之。麟德曆因劉焯皇極法增損所宜。寶應五紀曆用麟德元紀寫大衍舊術。建中正元曆以後三四曆皆因大衍舊術。調元曆用符天法立元用宣明法推氣朔用崇元法推五星

創改

乾象始創月行遲疾法。黃初始課日蝕。景初始有交蝕起虧術。元嘉始改斗分為室分。大明始又改室分為虛分始立歲差法。馬顯丙寅元曆始推交蝕定小餘。張胄玄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始立日應食不食術。皇極始有推黃道月道術。大衍始立步中朔術。

始以九服遠近推執漏交會創立歲星差合術○崇玄始立損減相乘
法以求黃道月道○欽天始變五星法令遲疾留行舒亟有漸後世因
之

精密

太初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清臺課校太初第一乾象乃於前法轉為精
密鄭玄徐岳並解釋之
自黃初以後改作歷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餘月行疾徐以求
折衷洪術為後代推步之師表

大明曆本宋祖沖之所作宋不及用至梁武帝天監中沖之子祖暅上
其父術詔與元嘉曆參校起八年
十一月訖九年七月沖之曆皆密元嘉曆皆疏

張胄玄曆與古不同者三超古獨異者七

皇極曆術士咸稱其妙

麟德曆當時以為密

大衍曆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攷者皆
因南宮說陳玄景等言其九執術詔李麟等較靈臺候簿大衍十得
七八麟得纔三四九執一二焉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三十家與天
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
作者皆依倣而已

宣明曆自大衍曆後法制簡易合望密近無能出其右者

自鑒

楊偉作景初曆上表云雖使研桑心筭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
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
也

姜岌作三紀甲子元曆其略云圖讖皆云三百歲斗曆改憲今治新曆
上可以攷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今世此法乃可千歲用之豈三
百年曆改憲者乎

馬顯作丙寅元曆上表云謹按史曹舊簿及諸家法數棄短取長共定

今術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為精密

劉焯作皇極曆自言於皇太子曰頓循記注自許精微秦漢以來無所
與讓尋聖人之迹悟羲晳之心則七曜之行得三光之度正諸氣朔
成一曆象會通今古符元經傳稽於庚類信而有徵

王朴作欽天曆奏云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土箭以候氣審
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
之升降而交食詳焉

東漢

顓帝曆漢初用之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三統曆方於四分六十
餘年輒盈一日何承天以為劉歆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杜預考古今曆
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疎○四分曆施用至魏日蝕率常在晦○乾象
法魏太史令許做云劉洪月行術用以來且四十餘年以後覺失一辰
有奇○韓翊以為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失○景初曆晉改名泰始
而用之其推五星尤疎闊晉元帝更以乾象五星法代之○姜岌云殷

曆斗分麄故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景初斗分雖在麄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宋何承天云景初二至差三日五晴

○元嘉曆既施用祖沖之上表云日月所在覺差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伏見至差四旬。梁時與祖沖之參校元嘉曆疎。張賓曆既行劉孝孫劉焯並稱其失凡六條如冬至日守常度五星不同元等事。丙寅元曆劉焯以為日躔莫辨緩急月離妄為兩種月道交會去極晷漏立術之踈不可紀極隨事糾駁凡五百三十六條。戊寅元曆施行至武德三年正月望二月八日朔當蝕比不効。麟德曆施行至開元九年曾署日蝕比不効。至德曆施行至寶應元年六月望戊夜月蝕三之一至德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署蝕不與天合。五紀曆施行至德宗時五紀曆氣朔加時稍後。觀象曆測驗不合。宣明曆施行至昭宗時數亦漸差。調元曆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矣

舍而復用四分 西漢初用顓帝曆即四分法武帝改太初。東漢章帝復用四分 崇玄宣昭宗時始用崇玄至石晉高祖始用調元行之輒差不可用而後用崇玄

干曆參用

東漢用四分後以劉洪月行術參之。西晉用泰始至東晉元帝以乾象五星法參之。唐高宗用麟德曆以瞿曇羅經緯曆參之

曆家爭辨

太初西漢既用太初二十七年至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執古調曆與之爭詔課清臺太初曆第一壽王課比下有司劾壽王所執乃殷曆非調曆又壽王改易黃帝以來帝王世代竟以下吏自太初曆初起至元鳳六年而非是堅定

四分曆

東漢既用四分至安帝延光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曆順帝漢安中邊韶言當復用太初曆靈帝熹平中馮光陳晃復議四分五元之非欲用甲寅為元每有異論輒集衆議尚書令忠稱甲寅之失於光太史用亶、蔡辨太初之非於中議郎蔡邕斷四分之是於後是以終東漢一代四分不易

元嘉曆

何承天上新曆宋文帝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數比月法弗異請宜仍舊詔可

大明曆

祖冲之表上新曆宋孝武帝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議時人少解曆數竟無異同之辨唯太子旅賁中郎將戴法興立議六條其設立章法一條其歲日度歲差一議其曆元甲子一議其七曜同元一議其改移辰次一議其遲疾陰陽異率一議冲之隨辨析之各有條理時法興方有權寵議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尚之是冲之之術

天保曆

北齊用宋景業天寶曆至後主時董峻鄭元偉皆立議非之遂上甲寅元曆又有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名為曆術趙道嚴又更盈縮爭論未定而國亡矣

張賓曆

賓曆既行劉孝孫劉焯並稱其失凡六條遂上孝孫曆法時賓有寵劉暉附會之共短孝孫等斥罷之後賓死孝孫訟其事帝令與賓曆參校

張胄玄曆

張胄元亦短賓曆異論蜂起久之不足帝令參弦日食事楊素等奏賓曆無驗胄元孝孫所剋皆中帝於是引見孝孫等勞徠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曆帝不懌而罷

皇極曆

及孝孫卒楊素牛弘復薦胄元帝召見因言日長景短之事帝大悅令定新術劉焯聞胄元進用又增損孝孫曆法更名七曜新術以奏之袁充與胄元害之焯又罷至開皇十七年胄元曆成劉暉與國子助教王頍等執舊術與司曆劉宜援據古史駁難胄元言合朔晷影月見虧蝕等事胄元不能盡下迭相駁難不決會通事舍人顏敏楚上書云漢改太初言後八百年當有聖人改之今七百餘年胄元其是矣帝遂廢退劉暉等而施用胄元曆。開皇二十年帝命皇太子召曆筭之士集東

宮衞曆事劉焯復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曆太子嘉之未獲攷驗史官不滿意稱疾歸至仁壽四年焯言胄元之失於皇太子以為胄元之曆實切焯曆前本遂糾駁其失凡五百三十六條胄元復難劉焯以為既定朔不應復有歲月平率若值三小猶減三五為十四值三大猶增三五為十六皆非三五之正互難不決焯又能歸煬帝大業四年太史奏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曆袁充方幸於帝左右胄元共排焯曆又會焯死曆竟不行。戊寅元唐高祖既用戊寅元曆至太宗正觀初李淳風疏論十八事詔崔善為課之其七條改從淳風。麟德貞觀十四年太宗將親祀南郊戊寅元曆以十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李淳風新術以甲子合朔冬至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議請從淳風十八年淳風又上言仁均曆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蝕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四朔頻大詔集諸解曆者詳之不能定庚子詔用仁均平朔

大衍曆

一行作大衍曆善筭瞿曇羅譔者怨不得與改曆事開元二十一年與

陳玄景奏大衍寫九執曆其術未盡南宮說亦非之詔待御史李麟等較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九執綫一二乃罪說等而是否決

傅會

太初本於律。三統說勿春秋。四分之元在圖讖。通曆以上元為開闢之始。天保用圖讖三十五數大衍依於易

假售

天保因北齊文宣受禪遂假托圖讖以為握圖元命包言齊受祿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起數張賓曆隋文帝作輔於周張賓揣知其欲受禪之意欲得進用而主此曆

張胄元曆表之言日行上道晝長晷短張胄元依附之

戊寅元曆因唐高祖以戊寅年授禪遂以戊寅為元

乙巳元曆因唐中宗以乙巳年反正遂以乙巳為元

閏餘類

易曰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西漢志曰黃帝考定
星曆正閏餘自三苗亂德重黎之官廢而閏餘乖次堯命羲和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周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
門終月注云閏所以正中朔也禮朔小大之不齊正之以閏記玉藻天子元端國月則闔門左扉
立于其中春秋傳曰文公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
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
事則不悖此聖王之重閏也杜元凱釋例自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至襄公二十七年凡七十一年當有二十六
閏而長曆推得二十四閏是再失閏襄公哀公事見曆序
襄公二十八年書春無氷說者謂去年覺其失於是頓置兩閏以應天
正去年謂二十七年見前建子之月無氷乃書以記災一歲兩閏累是其理乎哀
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仲尼曰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心星也火伏在
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注云失閏自秦用顓帝曆以十月為歲首
常以九月為閏自以為得歸餘於終之說而不知其非也漢興因之久
而不革至武帝元封中乃悟其謬更造太初曆改中朔所差以正閏分

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則閏可不重乎又曰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西漢晉志）杜預曰閏月無中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

筭閏法

切求之二十八宿循天而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日一日行一度則是一歲一周天也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七日而周天一匝更行十九度半餘遂於日與之會以所次之辰故傳曰日月相會謂之辰周天之度各分為九百分則歲之變凡有三十三萬一千七百分一日九百分一年而餘小盡六日得五千四百分又計五百四分度之四凡有四千七百分并之而為一萬一千七百分以當十一日半弱兩歲則餘二萬三千四百分以當二十三日半小弱（前剩一百分跨一日故曰弱此添剩四百分故曰小弱）三歲則餘二萬四千六百分以當三十四日小強（凡四百五十分為判此六百故曰小強）所以曆家於三年置一閏用以歸餘此三年之餘分也然三年一閏歛

厤二十九日約周天之餘度二萬六千一百分朞尚更剩滿二年中八
千五百分通後第四年所餘一萬一千七百分而二萬零二百分以當
二十三日半小弱（餘四萬分 故曰小弱）及五年則三萬一千九百分以當二十四
日半強故五歲再閏也此三十四日猶有餘分又積歸後年置閏若前
年且閏之月大餘則後閏大餘分也姚說同禮書曰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而一歲凡十二月餘月之小者而計其餘積三十二月
而適得一月之數故三年而一閏五年而再閏八年而三閏十年而四
閏十三年而五閏十六年而六閏十九年而七閏

大衍歸奇以象閏說

大衍之數五十說曰天一地二合而為五位每位各衍為十故曰大衍
。其用卌有九說曰盡其以一象太極。分而為二以象兩說曰兩者
天地也。掛一以象三說曰掛者以蓍歸小指間三者人也人與天地
為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說曰揲者數也四時春夏秋冬也。歸奇
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說曰奇者四揲之餘也或一或

二或三或四扐指間也先揲左以其奇歸於中指無名指之間一扐也
次揲右以其奇歸于中指食指間扐也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
節掛爲一節揲左爲二節歸左之奇於扐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
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後掛者再掛之後復以所餘之蓍合而爲一
爲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四而獨言掛一者明第
二變不可不掛也古注繫辭皆韓康伯注惟此章之注眞者云王弼曰日月時當記

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
用而用之之道非數而數以之成則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
夫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奇說於四揲之餘不足復揲也分而爲二旣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再
扐而後掛凡閏者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畧舉其凡也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
再扐而後掛前志曰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
而爲十成五體以五成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

用也故著以為數曰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

象閏十九歲有閏分滿十九前為閏也及所擾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為月法之

寔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至五位乘會數而

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為周至是乘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為

中法參分閏法為周至官乘月法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為一月

之閏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法也

閏准正時

尚書正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

五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大之外有月分

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月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

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全之十三日者當以大率擾蹙而計之其

寔一歲所餘止十一日弱也以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二十一月則三

百九日其七月四九二分猶三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為每年十一日弱
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二分為二百三十
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
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其小月雖無歲日殘
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寔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月為九百四
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二百
六十日外之五日為一百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三十七為每歲
之寔餘今十九年二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
分得一萬五千一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
百九十日為二百六十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為日餘今為閏月得七
每月二十九日七日為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
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為二
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為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
成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

以春為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顛反時何由定歲何由成乎

朔同日說

按太初曆元自十一月夜半甲子朔日冬至以牽牛之星居於子為日月初躔之紀積而至於七閏是為一章自一章既至蔀與紀之之初復以十一月朔旦冬至是謂至朔同日然其分刻又不能無差故但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是以班固作歷志述孝武造漢太初曆晦朔弦望皆容又以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為端蓋亦其紀元章會無差故也

積餘分置閏說

按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以周天之度推之此特人事參攷上天故以二十八宿分其度及星辰次舍循環一位乃知上天之度有三百六十五度外只四分度之一只此四分度之一有差乃一歲剩出六日為剩又一歲抽出六月小故得六日湊剩出六日遂一歲合得十二日積三年已得三十六日即置一閏又積至二年後得三十四日湊前閏所剩六日又得三十日足於是再閏所謂三年

一閏五歲再閏識此之由也閏既成則春夏秋冬四時從而定矣故曰

閏以定四時成歲

閏月斗指兩辰間說

閏月斗指兩辰間古今之所常驗大槩以閏月無中氣亦非常月所可比而斗之。居中央臨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變定諸紀在璿固等史必云皆繫於斗者的以斗之所指未嘗有差故也是以月令取昏旦之中星以王弼文必以月建之辰為取信者不無謂也

失閏

左傳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是棄時政也何以為民杜預注云四時漸差前置閏以正之○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分也積分而成於月○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襄二十八

年春無氷杜預注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氷為災○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杜預注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季月司曆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温故得有螽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曰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猶西流言未盡沒

詔王居門詭

禮記外傳云明堂古天子布政之宮在國南十里之内七里之外南方陽明之地故謂之明堂太廟青陽三者之制同也即周制唐虞時為五府府聚也合五帝之神而祭之夏謂太廟為世室言世世不毀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五府為明堂為其形制同故在舉其名夏氏一堂之上為五室木室在東北火室在東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土室在中南陛三增三面九一五室者象天地裁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有四達四窗相對一室有八窗象八節夾室之窗周人上有圓屋即太廟之宣室今以月令言之則十二室

依十二辰以應其月之令四隅有八室各以左右个言之（个者隅也各有室不相通也今之東西廂亦以个各）中央正面各當四神之月（正子正卯正午正酉也）通謂之廟東則青陽太廟西則總章太廟南則明堂太廟北則元堂太廟每室各有垣夏后氏卑其宮室堦崇一尺制則九尺矣室中之廣夏時度以步（步廣八尺）三代不同尺有長短也商人度以尋（尋亦八尺）周人度以几（几即三尺）堂上度以筵（筵即八尺）四面各五門（三代之制不同此以古尺度之）此閏月詔王居門即玉藻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是也周官太史注亦謂門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分十二月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於文王在門為閏外傳又云天子五門自外入內第一曰皐門其二庫門其中雉門其四應門極內則路門又云路門即路寢之門然閏月必取寢門為言者蓋閏月聽朔則亦明堂門中還處則路寢終月故也○周禮圖云閏非四時之正而四時不得則不正太史必於閏月詔王居門蓋歲月日時固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無常者變也有常者待是而後成王

於是平居門以門者一闔一闢而無常利用出入有常者待是而後成也蓋有常以爲利無常以爲用者天道之自然王之所爲凡所以承天而已法於四時春則青陽夏則明堂秋則總章冬則元堂其居固有常矣而閏月居門凡以明此而已

時令類

時令

堯典曰分命羲仲宅暘谷平秩東作以正仲春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宅西昧谷平秩西成以正仲秋申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以正仲冬夏至仲康羲和廢時亂日胤后征之曰先王克謹天戒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惟時羲和俶擾天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王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夏小正

按禮記曰我欲觀商道吾得夏時焉鄭康成記曰夏四時之書也其書

存者有小正大戴禮有夏小正一篇蓋戴德取以為正隋志云夏小正一卷戴德撰詳矣宋朝紹興初傳崧卿見閣潧所藏戴記別定一篇列正文於其前而以戴氏傳附之中興館閣書目

呂氏春秋

秦呂不韋所作一曰孟春紀其別有四曰本生始生者天地養而攖之謂天子曰重己有五星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曰貴公聖王治必先公曰去私無私也其二曰仲春紀其別有四曰貴生耳目口鼻生之役也害於生則止曰情欲天生人有欲聖人脩性以止曰染絲墨子見素絲而嘆也曰功名由其功名道致其三曰季春紀其別有四以下皆有四曰盡數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精神安而年壽曰先己事之本先治身曰論人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曰圜道天圓地方聖人以立上下矣其四曰孟夏紀曰勸學曰尊師紀十聖神農黃帝顓帝帝嚳堯舜禹湯文武也六賢齊威晉文秦穆楚莊吳王闔閭越王句踐未有不尊師者也曰誣徒達教之師使弟子得之曰用眾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其五曰仲夏紀曰大樂音生於度量本於太乙曰侈樂亂世之樂曰適音樂在音心在適曰古樂敘自朱襄以來炎帝別號也其臣士達於五弦瑟以來陰氣蓄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戴氏元鳥遂草木奮五叙天常達帝功依地德總萬物之極樂

非一世之造其六曰季夏紀曰音律叙十二律之相生三分益一以上生三分去一以下生曰音
初夏后氏孔甲破斧之歌始為東音禹為塗山氏女歌始為西音秦穆作
為秦音殷始為南音有娀氏二女作歌燕燕始為北音曰制樂覩王樂於至治曰明理帝王之
盡於樂也其七曰孟秋紀曰蕩兵一作用兵叙古有義兵無偃兵曰振亂世濁矣有賢主則貴義兵矣曰
禁塞兵苟義則攻守亦可救守亦可曰懷寵叙君子中生然後說士當入然後議其八曰仲秋紀論威儀勝之也
曰簡選兵勢兵器欲便利用材士民欲精習曰決勝兵有本義智勇曰愛士憐困窮則國士得矣其九曰季
秋紀曰順民順民心故功或曰知士高節守義者曰審己不察存亡審其所以曰精通聖人以愛民為
心鑒令未出而天下延頸精通乎民其十曰孟冬紀曰節喪曰安死曰異寶古人取義所惡為己所喜
此其寶所以異乎俗也曰異用桀紂用其材亡湯武用其材王其十一曰仲冬紀曰至忠逆耳者曰
忠廉曰當務貴辯者為論貴信曰遵理貴勇曰行義貴法曰當務曰長見智搯過也其十二曰季冬紀
曰士節當理不避難臨患忘利曰介立以富貴易其貧賤曰誠廉愛於天者曰序意一作廉孝志以身為
人重也
漢宣帝時魏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
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北方之神顓帝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此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曳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授民事高皇帝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何昌陵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請申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執一時制曰可頻陛下選明經通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相傳東漢則太史讀四時令魏晉齊宋皆行之唐則讀時令之儀具于開元禮國家因仍未暇建明章聖皇帝祥符中嘗欲因四時首月入閤讀時令之儀而不果行之仁宗景祐中亦嘗詔儒臣講定時令一篇未幾亦罷時孫洙請詔禮官博士再定讀時令之儀選明經術通知陰陽者各主一時時至明言其職經緯集○唐會要曰正觀十四年正月命有司讀春令於太極殿長安四年崔獻日讀時令自魏晉創有此禮每歲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時令又命韋叔夏月進月令二篇坐而讀之肅宗乾元中春讀春令德宗正元四孟月迎氣之日令讀時令

[後世時令書] 月令章句 東漢蔡邕撰

分十二月以中央附夏季之末合十三篇各以章句觧之今一卷缺逸

全書也又[唐]元宗删定月令李林甫等注有序又李林甫有注觧月令

其序與删定月令同而所序十二月專紀節候及氣令變異之應

[隋]杜臺卿有玉燭寶典以禮記月令分冠諸篇引經傳百家之說以釋

之唐韓鄂有歲華紀麗採經史歲時雜事述以駢儷之語韋行規有月

録凡飲膳服餌種藝藏之法皆附本月書之李綽有秦中歲時記紀

[唐]室朔望薦獻及歲時宴賞之事 一名輦下歲時記 一名咸鎬歲時記 李邕撰金谷園記

採傳記小說歲時雜事五代[南唐]徐鍇撰歲貢記摭古今傳記并前賢

詩文隨日以甲子編類凡時政風俗耕農養生之事悉載之

[國朝]賈昌朝撰國朝時令初景祐中丁度等承詔約唐時令為國朝時

令以備宣讀最後呂朝又參以蔡邕高誘李林甫諸家月令之說為集

時劉安靖撰時鏡所書以四時分十二月各繫其事孫呂撰備用時令

見賈昌朝所奏時令凡夫紹興中雖訪得之非復舊本乃以景祐曆書

者日月之合躔列分度併取一二名數注字音於下以備閱者之宜焉

並中興館閣書目修

月令疑

孔穎達正義曰按鄭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名曰禮記或云周公所作其中官多時事多不合周法此卷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按呂不韋集諸儒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人言名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公尉惟秦有之況月令乃云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朔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受朔此非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則月令不韋之作明矣按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為不

韋所造入秦并天下三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毒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而鄭氏必謂不韋作者何也蓋不韋集諸家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禮記正義)明堂月令論東漢蔡邕作也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本四時效氣物立王政也成法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四明之不敢褻瀆之義故以明堂名之其篇自天地立位其象聖帝明王也世有紹襲蓋以成太業非惟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益其經曰王用享于帝者蓋孟春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顓帝曆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正月俱起於天廟營室五度月令曰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月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用禦寇月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若此皆合於大曆古曆唐政戴記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商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

職同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則月令周書明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記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談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作皆非也蔡卯中集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為大法焉其年十有二月七十與二候迎月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冀有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祿人備於事而已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去聖道亦遠矣凡政令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相土宜仲春上田獵備蠶氣孟夏無起土功季秋休百工孟冬築城郭仲冬伐木取竹箭季秋講武習射御也固俟時而行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非夏無以行爵出祿非秋無以任有功誅暴慢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則其缺政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門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乎又曰

夏時令則飄風暴雨是時瞽師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

之典逸矣柳文

群書考索卷五十五

前集